

日本曾如何应对
现代化国家必经的文化焦虑？

Discourses
of the
Vanishing

Modernity, Phantasm, Japan

日本生活 风化物语

俗世生活定义日本现代化的历程

【美】玛里琳·艾维 著

牟学苑 油小丽 译 刘东 主编



日本生活 风化物语

俗世生活定义日本现代化的历程

【美】玛里琳·艾维 著

牟学苑 油小丽 译 刘东 主编

D i s c o u r s e s o f t h e V a n i s h i n g

M o d e r n i t y , P h a n t a s m , J a p a 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日本生活风化物语：俗世生活定义日本现代化的历程 / (美) 玛里琳·艾维著；牟学苑，油小丽译.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10

书名原文：Discourses of the Vanishing: Modernity, Phantasm, Japan

ISBN 978-7-214-19663-7

I. ①日… II. ①玛… ②牟… ③油… III. ①社会发展史—研究—日本—近代 IV. ①K31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9921号

Discourses of the Vanishing: Modernity, Phantasm, Japan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 1995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9-369

书 名 日本生活风化物语：俗世生活定义日本现代化的历程

著 者 [美] 玛里琳·艾维

译 者 牟学苑 油小丽

责任编辑 周晓阳

装帧设计 末末美书

版式设计 书情文化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8年3月第2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9663-7

定 价 48.00元

目 录

第一章	寻找日本的民族性：文化的幻觉与 现代性的失落	I
第二章	知识之旅：旅行对日本形象的重塑	24
	一个惊天策划：为什么鼓励女性去旅游	29
	旅行与发现“自我”	37
	从“发现日本”到“异域日本”	45
	新日本主义	53
	新日本学	59
第三章	纸上的日本：《远野物语》与本土主义 民俗学的起源	67
	寻找日本文明的遗存	69

	口语与写作之间的距离	75
	现代性的奇异	82
	无法判定的权威	89
	初创的学科	96
第四章	叙述的回归，奇异的地方志	105
	故乡之外的故乡	111
	博物馆化的乌托邦	117
	值得纪念的遗迹	128
	文本的递归	134
	古代的遗存	147
第五章	幽灵的出现：在恐山召唤亡灵	160
	悼念及其他	164
	超越的边界：题铭、供奉、垃圾	171
	装置中的鬼魂	186
	声音的划分	194
	附体的效果：哀悼和预言	201
	方言与穿越	213
第六章	戏剧的路口，资本主义的梦	220
	低成本歌舞伎及其承诺	224

盛大演出	237
双重的罪行，性别化的戏仿	246
反叙事及形象	253
吸引力	259
短命的礼物	274
后 记 关于重现和复活	281

◎
第一章 寻找日本
的民族性：文化
的幻觉与现代性
的失落

关于20世纪末日本的话题打破了国际秩序的宁静，无论这秩序是新还是旧。日本携带着巨额剩余资本到处投资，跨越了建立在现代世界体系基础上的种族与区域、时间与领域的边界，“日本”似乎无孔不入、四处游荡、超越国界。然而与此同时，日本与“西方”之间的差异却又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没有哪个具有类似经济实力的国家会显得在领土上这么狭窄，人种上这么单一，文化上这么内敛：日本人常坚持他们是个小小的“岛国”，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它用一种民族的内向性和对内部阶级、种族界限的否认，最常见的是对文化差异的否认，回避了它在经济上的扩张性。日本作为一个伟大的吸收者的形象一出，消弭了所有认识论上的障碍和史实的混淆：日本吸收一

切，如果不算移民和美国汽车的话，它在令人目眩的生产、积累和消费的包围中吸收了些（后）现代性的装饰，同时却又保存了传统的、不变的文化内核。

在这种坚决不让日本文化内核受到侵扰的吸收者形象中透露出的是一种深刻的、绝对的不安，只有保持经济和文化截然不同才能压抑这种不安。美国人知道日本人在技术和经济上是现代化的，他们有工业机器人、电子玩具和大银行，但在文化上，日本却是个“排外的、单一的亚洲海岛国家，它有部落式的、压抑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团结，又极具向心性”。部落式的？这种出自《时代》杂志的描述说明，美国人认为日本人在文化上并不是现代的，无论这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发达，许多社会组织和代表性的产物都延续着它的非现代性。

这种对日本的公式化的认识不仅限于美国的大众媒体。最让人震惊的是这种抽象化的日本形象与许多日本人的自我描述达到了怎样的共鸣：司空见惯、不切实际而又有着广泛的市场。在出版业中已经发展出了一种专门的分类：“日本人论”。这类著作中有些非常流行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日本人用日语写给日本人看的——会下些这样的断言：比如说日语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日语是非逻辑的，日本人内部是全然“亲属化”的，日本人是单一民族之类。不管这些作品在其结论上添加了乐观还是悲观的色彩，它们都不过是在机械地重述日本

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是特别作为西方的对立面出现的（尤其是相对于美国而言）。

保持日本文化的纯粹使日本人民族身份认同上的焦虑受到了控制（如果没有被克服的话），这一点对于美国人也是如此。然而维持这种纯粹状态也有它的代价。尽管日本几乎什么都从外国引进了，从烹调到哲学，但一种孤独的感觉依然萦绕不绝。日本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之一柄谷行人就曾指出日本文化缺少“外部”（外在性）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必要“交通”（交流）。这就面临着一个相异性的问题，因为外国只能被当作是一个商品化的确证符号。也就是说，外国——因为它具有威胁——必须被转换为一种可控的秩序的符号，这种转换的最明确的表达大概要算是日本过去十年中的一个统治性的政治理念：“国际化”。但其他地方的国际化意味着世界主义的扩展（即便要保持国家的框架），而日本政府主导的国际化则倾向于化外为内。使通信产业、教育和公民权国际化的计划暗示出，日本政府在小心划定同一性与差异性问题上面临的压力，这种压力使它至少要做出一种开放的样子来。正如许多国内外观察家所言，“国际化”是一种保守政策，它反映出的是日本人复兴的民族自尊心（如果不说是民族主义的话）的另一面。有人评论说，国际化政策并没有使日本开放面对不同民族和种族的竞争，相反它意味着彻底地归化外国和在全世界传播日本

文化。在20世纪90年代，东京的出租车保险杠上常见有这样的贴纸：“Import Now！”（立刻进口）这种到处可见的贴纸似乎是政府为回应国际压力而提升进口的运动的一部分。但这句口号是用英语写的，这样不但可以保证许多日本人开始的时候根本看不懂，而且强调了这种“开放”的命令又是从外界、从西方人那里来的，这大概就是用英语书写的寓意。

这种文化的焦虑和归类的烦恼都出自这样一种辩证的、纠结的状态，即美国（作为西方的范本）和日本都是一种民族的一文化的想象。我将“民族的”和“文化的”连接起来，意在指明文化与民族的概念之间那种无法摆脱的联系，因为讨论日本“文化”的时候如果不立刻想到民族的问题（其实内中还有另一种联系，即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就容易造成误解。通过使用“想象”的概念，我想指出的是民族的一文化的共同体中存在的基础的幻觉的因素。我发现这些想象在美国和日本内部的纠结是最引人注目的，但这里有一个历史问题，即不作为西方对立面的日本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正如其他被殖民或近乎被殖民的政体一样，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是在19世纪中叶为了反抗欧美列强的侵略威胁而建立起来的。在19世纪之前有无作为一个统一体的“日本人”的概念很值得怀疑，而将作为统一体的日本人冠之以“民族”进而制造“日本文化”的概念则完全是现代的事了。

如果能够简单地进行定义的话，我所说的现代不仅意味着20世纪20年代大量出现在日本的城市能源、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以及生产的机械、电力形式。它意味着民族国家及其与资本殖民主义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正是资本殖民主义使得日本自19世纪中期后被逐渐拖入了全球地缘政治的体系。它也意味着在身份和主体性上出现的变化，这种变化源于个人主义和新的内在性模式的出现；关乎现时性，与“传统”的出现有关，而“传统”是作为与进步主义相反的历史背景出现的；而且作为机制过程，它源于福柯所谓的个体化和整体化：制度理性、泰勒式的生产模式、小说式的形象表现、大众媒体、科学原则。在它们的历史特征中，这些模式、过程及机构组成了一种复杂的集合体，我认为这就是现代。但我要强调的是，日本的现代性问题与其他地方的现代性问题是同时出现或者说是具有同时代性的，具有共同的现时性。

这种同时代性并不意味着在毫无二致的全球现代性中差异的消失，虽然我主张我们可以大胆地忽略发达资本主义的共同轨迹。在这种世界秩序中，日本并不因为其现代性就与其他民族国家完全一致，也不仅仅是一个更大的现代化主题曲中的变奏，一种趋异（对现代化的争论常被表述为在“趋同”、“趋异”之间的选择）。但同样的，我也不会坚持日本人存在什么本质不同，以这种说法来置换共有的现代性历史负担和潜在的

日本生活风物语：俗世生活定义日本现代化的历程

6

生产模式，进而支持文化断然不可比较的观点（正如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一样，西方与日本的差异常常被置于文化的深处：日本人的管理与美国人全然不同，就有人说是因为日本人的文化不同）。与之相比，我宁愿强调总是伴随着现代性的断裂的一种矛盾，即对文化概念的这种阐释（好像文化能够为差异性负责一样）却不可思议地外在于20世纪的变革之外。如果日本是不可比较的，与其他现代民族—文化的现代混合体的历史特性的比较也不可能实现。

在1853年佩里来航之后，为了避免殖民列强的侵入，新组建的日本政府集中全力进行快速工业化和组建单一制政体，这个过程通常需要粗暴的武力和激烈的清洗。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需要压制内部的歧异以服务于齐泽克所说的“民族事物”，这种民族可以与西方列强并立乃至赶超它们。一个本无权势的皇帝得以重获大权并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君父之位，统治着一个统一的国家（或者“国体”），这种国家由个人化的（通过教育、征兵和道德规范）“臣民”组成，他们同时又被构造为现代公民（“市民”）。这种特定的历史就决定了日本人的民族想象与对西方的幻觉之间那种命定的密切联系。

最近关于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些著作对殖民话语中的模仿欲望的作用进行了阐述，按照霍米·巴巴的术语，被殖民者对于殖民统治的反抗是通过一种“模仿”的情结实现的，这种模

仿永远无法抹去西方原型和殖民地摹本之间的差距。用巴巴的表述来说，被殖民者的模仿总保持一种“不是白人/不太一样”的状态。作为模仿的行家，善于复制却缺乏原创的日本人既因此受到褒扬又遭到诋毁，这不是有点奇怪吗？南非政府曾经正式认定日本人为“荣誉白人”（考虑到日本是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不是也很怪异吗？然而按照巴巴的阐述，因为被殖民者危险地进行复制和令人不安地靠近殖民者的地位，所以其模仿企图中还包含着一种威胁的因素：总是有一种过度或不足会透露出模仿与被模仿的对象之间那种或多或少的差距。日本作为一个完全外来的后现代化民族国家而不是一个彻底的殖民地（有人可能会说是放肆地）进入地缘政治体系，这无疑使得日本的模仿更具威胁。日本，作为唯一的在二战期间曾大规模挑战过西方统治的——而且是靠着成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有些人可能会说是）法西斯主义——非白人的强国，最终超越了它作为半殖民地的模仿者的角色：它现在是美国的伙伴、老师和社会学家，它对美国谈论学习日本的必要性，以复制日本的经济奇迹、教育成就和社会秩序。如果说一种常被想象为美国的现代性已被植入日本人的民族想象的内部，那么相反地，“日本”在美国人的自我认知中则意味着一种失败。“冷战结束了，而日本赢得了胜利。”日本在二战中惨遭重创使它得以在当下的贸易战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日本的军事失败就这样预示了一种胜利，一种推迟的胜利，而这

日本生活风化物语：俗世生活定义日本现代化的历程

8

种胜利现在则标志了美国的落败。在美国的赤字中，日本划定了自己的国家空间，成为美国不可忽视的补充，在胜利者身上施加和补充了失败者的头衔（即便是美国产的汽车也装有日本制造的部件）。

这种受到西方人和日本人同时关注的模仿过度意味着在初始判断中半殖民者原型和半殖民地摹本的不稳定性。它们用一种激烈的方式指出了在日本和西方之间建立一种纯然的差异性的不可能，虽然还是不断有人要这么做。正如酒井直树在一篇关于战前日本的现代性及其评论的论文中指出的：

（日本的）世界历史学家未能理解的最重要的一点可能就是日本不是外在于西方的。即便按照孤立主义的思想，日本也早已与无处不在的西方纠缠在一起，所以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地缘上日本都无法被视为外在于西方。这也就意味着要评论与日本相联系的西方，就需要从评论日本开始。同样地，要评论日本就需要对西方进行真正的评论。

只有通过现代性的一致最终实现，才能谈到关于日本的任何政治上有力的（或有趣的）东西，即如果不是同一的，也终归是一种伴随着对假定的西方现代人的感受的同时代的表

现。虽然最初清晰描画文化的相异性的主张可以构成对历史上统治和东方学认知的第一步，但它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批评的人类学（或是历史学、文学批评）的最后一步。实际上，承认——尽管非常复杂和微妙，但还是要承认——日本和西方之间的一致性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这种承认需要否定纯粹的文化相对主义的拜物式的纯粹性：被想象为日本或日本文化的特异性的东西决不能被片面当作一种破坏假想中的西方霸权的未经审查的工具。

欧洲人和美国大试图将日本视为一种不可同化的变化，而日本人则试图真正做到这一点，坚持它的差异性不被如此容易地消除，而不管无数要保持这两种地理历史的联合体之间的差别的努力。要保持这种差异的努力从来不缺少剩余、损失和强力，不仅在这个“岛国”内部，在外部也有：强力不仅针对日本人，也由他们发出。今天日本这种混杂的现实——在贸易、美学和科学的王国穿越多重边界和跨国交流——是包含在关于文化纯洁和无差别的统治性话语中的，还包含在一种试图重返前现代的怀旧之中：正是让日本人如此不同于其他人的东西使日本人变得彼此相同；威胁到这种彼此相同的东西在时间维度上常被标记为侵入性的现代，而在空间维度上则是外国。虽然这些话语被发达资本主义的影响所改变（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引发了数量不断增长的非法“外来劳工”；美国施加的增加进口的压力；国际旅游；消费

日本生活风化物语：俗世生活定义日本现代化的历程

10

主义；大众媒体的关注以及市场差异），但它们已被证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它们在现代日本很有转化为新民族主义意识的可能。

这种补充关系和历史变迁——例如在回顾中将日本描述为全球商业战的胜利者的时间上的延迟性——指出了一种解开日本现代性之结的方式。“消逝的话语”中体现了当代日本的现代性残余。通过对穿越历史的题材、暂存性及主题的分析，我试图弄清日本的民族成功是如何制造出——伴随着丰田花冠和随身听的畅销——一种关键的对于文化自身及其传播和稳定性的焦虑感的。这种焦虑相反地说明，在这个民族的自我塑造之中，在杞人忧天的忧患意识之中，在反复出现的对进口的批评之中，缺乏一种成功感。也就是说，在今天的日本有一种普遍共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不稳定已经基本判定了过去的失败，这个过去有时被称作“传统”；同时，还有一种对这种共识的否认，它极为关注过去保留下来的一些代表性的东西，将其重新塑造为一种可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旅游、民俗研究、教育和大众媒体——以及通过日常的民族文化质询和认同——一代代的日本人找到了对于连续性的认可，这是与其否定性相连的。当文化产业试图让日本人安心，一切安好什么都没有失去时，相伴的理解产生了（有时是隐秘的）：如果失败并非迫在眼前的话，这种保证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这样消耗并可以消

耗的怀旧的快乐作为一种矛盾的期望，能抹去欲望的主体和对象之间时间上的差异，避开不可能性，避免最终不情愿地去恢复失去的东西。因为怀旧的失落——即对失落的東西的欲望的失落，因为已经找到了失落的東西——比原本的失落本身更加不受欢迎。尽管现代主义者的怀旧试图恢复过去并拒绝“传统”的失落，但它一定会继续下去，因为从许多方面来看，缺席的感觉激发了它的欲望。

这种民族的一文化的自我塑造运动常会折返到最通常意义上的恋物崇拜的道路上去。在日本，高雅文化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比如说能剧、茶道以及京都的礼仪对于国内的中产阶级已经变成了一种平淡无奇的欲望，对于国外来说则是一种日本人的标志。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将普及化的、日常化的东西，如筷子、和服和寿司等看作日本“事物”的物质标志。然而，也会有宣扬日语的优越和将神秘莫测的日本人的自我与西方理性中心主义的个体对立起来的说法。

与此相呼应的是各种各样的对在人类学上宣称日本是一个“家族社会”的证明。最受争议的主题是关于天皇的，虽然在战后他否认了自己的神性，而且他的地位是一个毫无实权的象征君主，但对民族主义者来说，他依然是一个神圣的偶像，这就是一种伴随着种种令人烦恼的政治影响的拜物式否认逻辑的真实体现。这种情感投入的主张当然不是互相排斥的，它在作为一种民